

籌  
遼  
碩  
畫

三  
四



籌遼碩畫卷三十六

庚申孟春一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欽差募兵工科給事中祝耀祖河南道御史王象恒爲募兵往援危遼議定乃能責效謹條陳切要事宜以鼓士氣以裨實用事先是兵部具題議職等募兵燕趙捍圍京師則虜患尚遠設法招徠當有投袂而起者訓練歲月以成一旅之勁而壯京師之威今則募以援遼時不容緩將怖其危鵠之懸也人心未必

善述 卷二十六  
樂赴兵圖其急烏之合也臨陣豈盡知方此  
職等責成難勝而直爲是凜凜也但忠義不  
激勸則不奮發願以身爲之倡而紀律不申  
飭則不嚴明惟有法使無亂則精神鼓舞豪  
傑或超距而先登步伍整齊進退皆秉令而  
決勝庶幾職等得竭其區區以無負

皇上今日任使而有俾于危急存亡之秋也除兵  
部條議倣宋臣張浚法及嘉靖二年陝西甘  
涼募兵事例該部移令順永保河四府所屬



州縣召募外所有未盡事宜列款以請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酌量覆奏施行

一選良將以重統領夫有入彀之將而後有入  
彀之兵將能轉弱爲強又能萃渙得合故未  
議募兵先議選將今訪得京營叅將毛有倫  
足當丈人之選而奏師中之吉應破格加陞  
援遼副總兵凡一切募練事宜悉聽剴裁及  
千把總等官惟所簡用蓋信任旣專則衆無  
玩志威望旣立則權無掣肘議合州縣與千

言選破書 卷二十六  
把總所招之兵分別等第年貌籍貫先開送  
副總兵驗試堪用然後送職等復驗無異方  
給與安家團營訓練乃職等傳宣號令全藉  
中軍旗鼓而廉以生威慧而善陣則有叅將  
倪寵中軍葉應武守備蘇光正鎮撫李應坤  
爲能申明約束應加銜稍示優異統兵援遼  
而開功名之門廣器使之路材官中有騎射  
驍勇火氣精通膽力足勝百夫忠烈不易九  
死謂宜先時蒐羅量能委任則風聲號召氣

類推引十募百募千亦是扼要取捷之法  
所謂于城寄重而折衝是賴者也伏候

聖裁

一願監軍以倡勇敢遼左挫衄屢聞草木皆兵  
三軍恒怯畏奴如虎然兵無常弱惟是一念  
勃發根于忠義則推心置腹之餘有親上死  
長之應今募者一人練者一人監出關者又  
一人精神不相綰結臂指何能運使職等念  
切軍國心如焚熾凡可竭力助勦卽捐糜頂

踵夫豈有愛按臣彈壓畿輔非可擅離職耀  
祖願率此萬衆送至遼陽列營防守使兵將  
曉暢經略法律樂有安插而後謝事入關但  
新募之兵耳目易亂心志難齊須候半載訓  
練方可調遣且製造器械務期堅銳萬人之  
用鳩集百工朝夕幹辦日久方能成功今訂  
期在秋月率衆出關已屬倉皇倘責以遲緩  
而催檄旁午是繫騏驥之足而求其千里必  
不能矣乃倡義援遼奮不反顧泌水衡門類

望

多運籌決策之雄章縫釋流雅抱撥亂反治  
之略如長治生員牛啓元南樂生員李慎言  
德化生員胡盡原任經歷程惟怡願以布衣  
從戎探其中藏頗諳兵法應聘致行間叅佐  
募練及薊州壯士周光祖占風察候驗若左  
券皆屬橐鞬隨職出關俟至遼城送經略面  
試可用則以破格賞而規後效伏候

聖裁

一禁京軍以防冒濫

祖制設京軍十餘萬擁衛都城近因東事告急招募四出京營內有等技藝稍精或見役選鋒或見充伍卒者希圖冒破錢糧更名應募凡遇營中查點僱倩搪塞身一而名二名一而糧二及召兵出關又以營兵名色規避此等奸弊亟宜嚴禁合無出示曉諭在京三營在府州縣各衛所官軍如有實心應募卽明白開報原係某營某衛兵願出關報效卽行收用紀名附冊給餉如有朦朧冒役者查出一

一 名除本兵究革外本營衛指揮千把總以約束不嚴治罪如此稽查清楚庶兵皆有實用而糧無虛冒之弊矣伏候

聖裁

一 禁僉派以奠民生畿輔近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驅之所不樂從是兵未集而先亂然燕趙稱慷慨因其情而導之則忠憤激于同仇捍衛如出一體是在賢有司開以分義聳以機權民心好義誰不蒸蒸日上奮若有司



不秉誠心設法誘勸但使奸胥猾里沿門僉  
報得財則賣放而假公以營私拂意則迫脅  
而倚強以凌弱貽害地方良非淺鮮謂宜嚴  
行禁革職等且以此定官評也但不得藉口  
禁革僉派遂稱無兵蓋州縣官洞悉一方強  
弱多方網羅未有不得人者否則秦越相視  
吳懦無能當執白簡繩之矣伏候

聖裁

一取具結以防逃匿凡應募之兵選有堪入營



伍者則防範宜嚴領募千把總等官須查投募人係某府州縣某鄉里籍貫每人連名互結伍長什長隊長認狀逐名查確寫立甘結呈送千把總千把總照隊長認狀逐名查確呈送將官將官存結立案造冊一本呈送副總兵副總兵查確造冊轉送職等兩衙門如

聖訓

一兵逃去卽行連坐法除追賠安家衣裝銀

兩同結九人以疎縱治罪仍將本隊隊長停糧責令伍長什長分途緝拿務期必獲如是

立法稽覈庶上下相制利害相連孰敢姑容  
一人以犯軍紀伏候

聖裁

一分地方以便團練兵必練而成節制之師營  
必定以布訓練之局故募兵積人成伍積伍  
成隊積隊成營應募無分後先以成多寡之  
形卽當計人編伍計伍編隊計隊立營訓練  
亦無分後先以赴緩急之用顧練兵不議地  
方則遷徙靡定初投輒離故土則情好難堪

今議萬衆分爲四營除叅將倪寵領兵一營  
餘三營應于題准援遼叅遊中聽兵部委用  
三員移會職等分撥將領兵營日練如順天  
則團練京師城外將軍教場永保河則團練  
本郡所用千把總官看募兵多寡酌量撥用  
蓋兵各歸本處則稽查籍貫更得于耳目熟  
聞而所蒞有該部則遵奉約束又不至驛騷  
滋擾但郡守當以禮御將官使得展布四體  
而將官宜法御士卒無容構成一隙今日有

能之將有制之兵卽異日善算之將善勝之  
兵也練有成效然後合營山海關演習陣法  
訂期出關以佐經略敵愾之威伏祈

聖裁

一取器械以預操演夫器械不利以卒予敵故  
銳戟長鏃百人可據虎豹之關朽甲鈍兵萬  
衆難探豹狼之穴議于兵仗局討五號將軍  
虎蹲砲一百位神鎗一千杆戍字庫盔一萬  
頂梅花長身甲一萬五千副改造臂手金甲

一萬副腰刀一萬把斬馬刀一千把佛朗機  
五千位鳥銃四百杆撒袋五千副弓一萬張  
箭五十萬枝盔甲王恭兩廠湧珠砲二百位  
三眼鎗三千杆長鈎鎗二千杆神臂弩三百  
張弩箭全大小鐵鉛彈及火藥硝黃臨時酌  
數取用中有不堪責在監督主事或鳩工改  
造務使犀利庶一器有一器之用伏候

聖裁

一酌餉額以寓鼓舞樞臣議募兵一萬步騎各

居其半則馬匹應買五千匹以備馳驅但建馬奔軼絕倫我亦以騎角不待對壘而勝勢不在我矣攷古制虜之馬無如車戰步敵今止買馬三千匹可省銀二萬四千兩但營中大砲用騾馱載合無買騾五百頭約費四千餘兩留以造車及兵之膂力過人武藝絕勝者量增安家衣裝無遺內顧則人皆樂從然一面驗試可當戰陣一面給予無使稽留必待府州縣解到新餉而後議給則出納之吝

反阻人向往應留節慎庫舊餉六萬聽戶部  
委司官一員偕職等旋募旋給則衆見德以  
聽各省新餉解補此額亦便計也又職耀祖  
巡青事竣查草料一項堪借銀三萬兩遵化  
毛兵銀兩堪動支三萬兩代補新餉此外勸  
募職等或能酌盈濟虛不致全支新餉俟有  
次第另疏以陳其團練月餉照入新衛兵餉  
在各餉司關支無容另議伏候

聖裁



一請關防以肅彈壓募兵之役天子特遣臺省  
則文武將吏咸受節制然文移頒行非有關  
防不足彰法守而杜詐僞查按臣歷有本等  
印信職耀祖啣命而往與按臣王象恒式宣  
天子威靈事權甚重應用關防一顆申明軍  
紀合請

皇上頒給俾得奉行則統屬觀瞻有所悚戢而兵  
馬錢糧動有稽查以不滋虛耗之弊是喫緊  
事體也伏候



聖裁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議添援兵馱馬以裨實用  
以救危遼事自有奴氛以來中外之條議者  
幾滿公車雅多石畫總之爲

皇上借前箸之籌舒東顧之憂耳臣以爲遼事得  
力處只在兵士兵士得力處只在甲馬故有  
一兵則有一兵之盈甲有數兵則有數兵之  
馱馬以備馱載盈甲之用臣待罪雲中曾發  
援兵四次有每兵三名添馱馬一匹者亦有

每兵四名添馱馬一匹者及查各鎮皆然非不知愛惜此馬故空其羣以應遼也蓋各軍之盈甲頗重如攜于馬上則長途沉滯而馬疲如載以車輛則裝運遲緩與彼此搬却而盈甲壞添馱馬所以休馬力休馬力所以鼓士氣也先該兵部議募各鎮邊兵每兵一名給銀二十五兩並未議及馱馬臣彼時尚在雲中心切慮之未幾有薊遼之役故匆匆未遑具議近見山西二千募兵至矣各兵出身

抵關當問及盈甲則云車載在後相去頗遠  
日嚴檄以督之多方以計之約十餘日陸續  
纔到盈甲亦多損折雖原來者強半不堪畢  
竟各軍得借以爲口實且各軍守候約費糧  
餉不貲久駐關城又起觀望一念而時日之  
稽遲猶其小耳方今征調四出皮骨空存各  
處邊臣豈不知纓冠大義大都兵部之原議  
者不求蠲不求減足矣如望其加于原議外  
必不得之數也山西一鎮如此他鎮可知况

邊兵二萬更屬可用樞臣疏中亦知其極爲  
得力矣非議馱馬不可每兵四名約加馱馬  
一匹每馱馬一匹約給餉銀十兩馬得以休  
息其便一盔甲不致損壞其便二驛迺得以  
稍甦其便三裝運不至後期其便四正馬有  
倒斃卽以馱馬代之其便五遼左正苦無馬  
借以收多馬之用其便六度此時各鎮募兵  
將就道矣速發馬價速添馱馬誠爲目前要  
着如謂馬價無措請令地方各官盡搜庫金

先買馱馬再發馬價以補庫金可也如謂地方庫金又無措處就募兵之銀以爲馱馬之價再發馬價以補募兵亦可也庶幾有一兵則得一兵之用耳懇乞

皇上速下兵部刻期議復施行

○經畧熊廷弼揭款虜堵殺非宜謹虚心認錯并略陳諸虜一一情形以候公論裁度事自開鐵陷後九十月以來煖兔抄花伯要兒等營達子或百十騎或千騎住我內地截擄糧食

人畜報無虛日甚至殺人清河二百餘里之  
遠時三總兵設防虎皮一帶去掠所甚近若  
罔聞知詰之則云我等專防東賊且時方約  
用西虜擊之恐以爲開隙職語之曰西虜駐  
邊外則爲款搶邊內則爲賊如宗族親戚黑  
夜做賊亦登時殺死勿論旣已欺侮尋到門  
上縱不能出門相報弟從牆內擊一石以警  
之亦無不可三總兵始各挑兵堵殺于丁字  
泊地方斬獲六十四級蓋誠恐坐視西虜益

爲東賊所輕而實不知其誤也頃接都門書  
札謂廟堂上主用夷者皆以此舉爲失着又  
謂東西虜一時并入解仇合交由前日丁字  
泊開釁殺了西邊達子致令二心于我云反  
復思之悔恨何及職奉

勅專勦東夷原與西虜無預前入時只合勅諸將  
勿出兵傷西虜一毫以成用夷之局如何該  
堵殺誠失着失着且失着亦不止此兩三月  
來爲西虜擔愁費想如長寧堡報虜以萬騎



南捨星夜調李懷信于首山迤南賀世賢于  
遼陽近北及虜退而又以汎懿之報調兩帥  
回北以驅之空疲調殺賊之人馬以禦西虜  
而且得開釁之疑看來着着皆錯而職始悟  
矣職且從此不敢再失着矣無端防東應西  
以兩難自苦今得釋西而專禦東賊此愛職  
之深者也卽他日西虜有事定不復爲調遣  
惟是以丁字泊之役致西虜二心于我爲開  
釁者關係重大不得無說而處于此前五六



月間馬林守開原宰暖諸酋哄林助兵攻城  
時撫院力持不許乃林竟與往來講折一兩  
月恃不設備而開原遂陷此西虜之情也與  
我一心者莫如金白兩酋當擒宰賽時卽遣  
原任遊擊馬時楠同夷使往諭以招婿之故  
激煖抄報復而兩酋以煖抄畏賊激之無益  
又諭以孫婿故求虎酋救援兩酋以虎酋無  
情求之無益竟不着一人去繼遣萬里侯往  
而兩酋仍不聽繼又遣馬時楠往而時楠竟

與北關之難使煖抄虎酋易于感動兩酋存  
日豈不急求不急救助此又西虜之情也開  
鐵旣陷人民浸亦殺盡僅存祁科張戶長兩  
三人開鐵兩道遣祁科挑激抄酋不動再遣  
張戶長等往竟没于虜不歸如廣寧遣使幾  
番抄花各營絡繹不絕而激者自激槍者自  
槍竟無一着落此又西虜之情也至于虎酋  
屢次遣使竟不見面卽王世忠遣家人買禮  
物看金酋孫女而虎酋亦不見面與之以諭

帖推無識字漢人竟不觀看此又西虜之情  
也前去止仗一臆毛大台吉能主張虎酋事  
自來說圖助我殺賊而今不知何故全不題  
起借拱兔建寺請醫爲由遣諭兔差夷使往  
虎酋探問北關子姪消息而因以用之凡此  
皆于無可下手處委曲下手以庶幾于一遇  
至今尚未得其回報大抵夷狄犬羊非我族  
類職卽不敢過疑今日必用之款虜爲有二  
心而至使其遂能一心于我且未敢定也况

查鎮靜堡與各報西虜遣達子賚送奴酋皮  
物馬騾講放宰賽且與賊約當斬馬軟血同  
盟奴兵搶遼我兵犯廣一情節其月日皆  
在丁字泊斬獲之前由是觀之西虜之有二  
心于我久矣而豈以丁字泊之役爲禍始耶  
軍中事煩無暇照管此議獨計用夷攻夷爲  
今日禦奴第一勝着凡遼鎮之存亡全不  
宗社之安危全在此一舉凡一時之謀謨舉朝之  
精神全屬此一事似于措處兵馬事務皆以

爲不必急恃此卽可省于徵調職亦惟願早  
早成就以存遼東存

宗社不煩調兵遣將拱手受成而且得保首領生

○入山海關以歸遂首丘豈非天下極便宜極

快活事乃西虜之情形竟是如此正不知此

局之結當在何日倘以結局無日而歸咎于

丁字泊之役職卽百口何以自贖故不得不

出一揭以明之不然職前按遼時所以制馭

此賊者如挾北關以樹其敵款西虜以伐其

交通江夷以孤其羽翼招南關灰扒諸降目  
以噴其腹心速間奴兒哈赤以斷其手足全  
用以夷制夷之策豈今日身當其任反緩視  
此着而輕開西虜之釁以拂

明旨拂公論不滅此朝食甘辱命于虎狼之窟也  
○遼東巡撫周永春咨兵部爲議添兵將以安危  
邊以保封疆事准貴部咨卽會同經略督按  
衙門將原題改設各官如原係備禦堡官今  
改遊擊或改備禦提領額兵之外應否量添

兵馬新設各官公廨廩役作何議處兵馬作  
何召募器具作何支辦錢糧作何支領營房  
作何修建某處極冲原設兵馬若干今應量  
添若干其大清堡椽木冲所添兵馬募資雖  
于各所屬邊堡逃故兵糧內通融而此後永  
遠月餉作何處支給務宜再行該道逐一從  
長議定通詳本鎮各部院復加參酌卽今東  
事緊急西虜窺伺卽議妥咨覆以便立刻具  
題庶不悞封疆兼可永久遵守設有未盡不



妨續咨候題等因到職准此隨行分巡寧前  
二道查議去後續據分巡道張銓呈據管糧  
通判王茂材呈稱右屯遊擊今議改移大凌  
河所本所備禦仍回右屯此各兵馬原屬轉  
移俱無容議外看得廣寧所屬大清大康西  
平西興西寧大興等堡鎮逼近虜穴險要當  
衝當初設官分兵未必不因地酌宜犁然充  
足資防禦也自後兵怯于逃亡餉沒于侵匿  
愈趨愈弱以致虜勢日張我兵日寡因循到



今幾不可收拾幸蒙撫道加意振飭增將添  
兵修戰守之良圖措處援之急着殆不可時  
刻緩者既經各該叅遊備守等官查議謹遵  
照憲檄再剖拆之以便斟酌轉詳 一大清  
堡孤懸廣寧之右其鄰堡如大勝大安原被  
虜殘破單弱之極者且義州縱有將領相去  
亦遠今以備禦改爲遊擊設兵一千與靜鎮  
關口以及義勝等堡互相持循甚當也查本  
堡見在馬步軍四百六十九名除應加餉另

詳外其新添兵馬五百三十一名盡爲選鋒  
本官家丁在內每名月食糧一兩二錢每年  
該銀七千六百四十六兩四錢每馬月食料  
銀四錢五分每年除四五六七八等五箇月  
每月減銀二錢外寔該料銀二千三百三十  
六兩四錢二項每年共添銀九千九百八十  
二兩八錢其遊擊公費比照正安堡遊擊例  
各項下一體支給可也 一大康堡係屬夷  
乞賞市口虜出入之區僅一提調名色不惟

官卑兵微難以示彈壓萬一烽傳燧警何能  
展防禦之策改設欽依備禦增兵至足六百  
官與兵始稱斯地查本堡見在馬步軍一百  
七十三名再補二十七名除餉另詳外其再  
添兵馬每名月食糧馬食料備禦公費盡照  
大清堡原支移給 一西平堡雖有備禦轄  
屬舊堡然權輕兵寡寔難展布矧值奴勢猖  
獗之時且爲三岔河往來要口改爲遊擊增  
兵一千宜矣查本堡見在兵六百四十三名

除加餉另詳外應新添兵二百五十七名馬  
五百匹其應新添兵馬錢糧遊擊公費比照  
高平堡例一體支給 一西興堡與奴爲鄰  
零竊小賊出沒不時朝夕防守殆無寧晷守  
堡單微固不足恃而軍馬僅二三百亦甚可  
虞今以西平備禦移駐本堡兵馬增六百庶  
足備禦與高平西平等爲犄角今查本堡見  
在兵二百九名除加餉另詳外仍添防守兵  
九十一名每名月食支糧銀八錢二分共銀

八百七十三兩六錢其再添兵三百名克爲  
選鋒本官內丁在內每月食糧馬食料備禦  
公費將西平堡原支移給 一西寧堡密邇

三岔河口與西平隔三十里而遙然橫去虜  
穴僅一二里係往東西要津晝夜輪蹄不歇  
何論冬夏卽今奴酋正熾凡運餉運草并兵  
馬調遣虜情傳報上下公差聯絡不斷是我  
往來必由之路應援尚遠以虜出沒不時緩  
急難救卽今改提調增兵馬尚以爲晚也查

本堡見在馬步軍二百五十名除加餉另詳外其新添選鋒兵馬二百名糧料照前堡支給 一杏山堡雖與中左所聯絡孔道實係堂輿之處此外尚有邊堡憑蔽今以備禦移駐極衝大興堡而杏山改設提調誠爲牖戶綢繆之計及查見在馬步軍丁五百十五名除加餉另詳外其兵馬糧料一如各堡支給 一大興堡林木叢雜之區山巖險峻虜之來去便于掩藏我之哨探難得真實且椽木冲爲

鄰尤切近虜今以杏山備禦移駐本堡兵馬  
增以六百庶足防虜患今查本堡見在馬步  
軍二百七十二名除杏山撥來軍士一百一  
十五名實添兵二百一十三名其兵馬糧料  
備禦公費廩給等項照舊支給以上各營堡  
除見在各兵馬外應增添兵二千九十二名  
馬二千三百三十一匹先儘逃故再不足然  
後招募選充總計每年共添糧料銀三萬九  
千九百四十四兩四錢第恐咄嗟難辦先將



本道所屬各營堡經制以後逃故銀內通融  
支給再於新餉借資以補其不及所添馬匹  
應動馬價招買而盔甲器械取之打造局陸  
續查發俟東事平定再議停減庶官軍聯絡  
而藩籬鞏固矣寇至小則擊大則拒聲息一  
通兵馬齊集不待應援而戰守自如在我操  
縱何憂黠虜哉抑有治人無治法今兵餉增  
添將領改設創始爲艱力行貴當不特遊擊  
備禦必擇廉勇智計之弁卽中軍千把總尤



慎其選騎射俱精膽勇有識毋徇私廢公毋  
習舊敷演占役消而訓練有方始克稱任至  
于隨從人役遊擊五十名備禦三十名提調  
二十名俱于本營步軍內撥給此外纖毫不  
得侵尅違者治以律不宥將見新創之營伍  
整飭堪恃而上下之法守永久可垂矣緣由  
到道看得遼左素稱雄鎮先年築有邊垣可  
恃且控制諸夷設有兵將若戰若守靡不周  
備故賊夷不得鴟張其後嘉靖年間承平旣

久邊垣頽廢賊夷出沒無常小掠大搶無不  
遭其荼毒迄今雖加意振飭元氣竟莫能復  
况廣寧所屬大清等六堡地俱臨邊尤屬冲  
繁今蒙議將備募厝置兵糧等項此正拯救  
危遼之一機也既經管糧王通判行准各營  
路將領會議前來相應呈請合候詳示仍行  
本官移文各營路叅遊各將應添將備兵糧  
馬匹及擇廉將定跟從等項俱候題請明文  
至日查照遵行等因又據寧前兵備王化楨

呈稱看得寧前爲遼薊咽喉關係旣重諸虜  
鱗次衝險倍常初年設防周密營伍充實承  
平旣久減汰漸多議以地衝糧薄人思樂土  
逃亾失耗日甚遂致賊夷出沒視內地若無  
人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曾無敢櫻其鋒者至  
今日而議添兵將誠不容已除中前所原係  
備禦今改遊擊見在兵五百六十八名除加  
餉另詳外再添兵五百名內選鋒三百名每  
月食糧共銀三百二十兩餘共二百名每月

食糧共銀一百六十兩 鐵場堡原係中堡

今改備禦補足原額軍二百五十名除見在  
軍四十三名添二百七名應加餉銀另詳外  
其加選鋒五十名每月食糧共銀六十兩

高臺堡原係名色備禦今改欽依補足軍四  
百名除見軍二百八十七名應加餉另詳外  
添兵一百一十三名內選鋒一百名每月食  
糧共銀一百二十兩餘兵一十三名每月食  
糧共銀一十兩四錢 興水縣堡原係名色

備禦今改欽依補足軍四百名除見在三百  
四十七名添五十三名內選鋒一百名除召  
添兵五十三名每月食糧共銀六十三兩六  
錢仍于該堡舊軍內再揀選鋒四十九名除  
見食糧銀四錢外每名每月加銀八錢共銀  
三十七兩六錢 椴木冲堡原係守堡新議  
改設提調該來推官議假以名色備禦足資  
彈壓補足原額軍二百五十名除見在八十  
七名添一百六十三名內選鋒五十名每名

每月食糧共銀六十兩餘兵一百一十三名  
每月食糧共銀九十兩四錢以上五處共設  
增兵一千八百六名增添餉銀一年通共一  
萬一千五百四十四兩再照寧前各營初議  
額兵原自足用逃故漸多遂以見在爲額今  
爲添兵其實填補除中前所鐵場堡改立將  
官微有增益其餘皆縮于舊額至平川等一  
十二堡皆極衝要逃故過半所屬墩臺皆棄  
不守以致虜入無忌大事時聞旣原題未及

另容別議其添兵營房及各官公廨暫行隨  
便安插以待陸續增修至資糧薪水之費除  
鐵場高臺興水等堡照舊不議外中前所改  
立遊擊應比照各遊擊事例于稅銀動支至  
于買馬置器除舊額不設外凡係新添俱另  
請餉買補等因各詳報到職據此看得右屯  
遊擊與大凌河備禦各以原官改註不添增  
兵外其中前所大清堡西平堡三處原係備  
禦今議改遊擊杏山備禦駐大興堡西平堡



備禦移駐西興中前所備禦移駐鐵場高臺  
興水二堡各新設備禦及前題未盡今續議  
太康堡添設備禦與原設椴木冲杏山西寧  
各堡新設提調各一員既經各道查議明析  
共應添兵三千一百七十八名馬二千三百  
三十一匹一年共增兵餉銀五萬一千四百  
八十八兩四錢先儘經制後以逃故銀內通  
融支給不敷再于新餉銀內藉資應添馬匹  
于原額馬價酌增召買各官廩給等項并各



兵盈甲器械等件悉總前議爲此合資貴部  
煩請裁酌題復施行

○四川巡撫饒景暉題爲恭緣點發坐調土兵并  
用監督將吏以資約束以備戰守事切照奴  
酋不逞自我師失利之後烽煙漸逼遼鎮瀕  
危簡將徵兵事關軍國中外臣工誰不願竭  
屢從事期減此局後卽安者本年十月准兵  
部咨坐調四川永寧石砭酉陽三土司兵共  
一萬名大小將官陳策一十二員各馳赴遼

陽聽經略分布戰守等因該職於卽日分投  
發令差人檄取早夜催赴必期迅集速往以  
赴徵調行布政司措備行糧議委統押監理  
等官去後隨據永寧宣撫司土官奢崇明報  
稱挑選慣戰精兵五千有奇戰馬八百四十  
五匹親丁六百餘員名守營猛虎二隻親督  
○四赴遼効力乞早發行糧以便起行又據石砬  
宣撫司女官秦氏應襲土舍馬祥麟報稱卑  
司屢奉調遣自將前驅探穴諸將自奴酋犯

順屢奉本院明文操練聽候今奉坐調卽已  
選就准候支發行糧卽刻起程又據酉陽撫  
司報稱調援遼兵隨已點齊止候給糧起行  
等因據此并據布政司呈看得坐調川兵一  
萬總計長短行糧犒賞等項該銀七萬有奇  
前以搜括已盡別無堪動止有見奉詳允解  
部遼餉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兩及不敷暫與  
庫貯各邊倉糧銀兩借動解給候四十八年  
地畝及半截工食等銀解司抵補尚有各帶

戰馬未得的數俟各道點驗至日續發支給  
但土兵最難統馭應用總統分領沿途就中  
議委原調將領順便統押誠一舉兩得之計  
如建昌副總兵陳策令其總統遵議叅將童  
仲揆分統石砭行都司掌印張大道分統酉  
陽標下中軍張世應分統永寧第蜀中三面  
鄰夷地方多故本官領兵五千晝則訓練夜  
則巡警會城重地保障攸關先時以夷人告  
熾蒙兩院庭留一聞調遣人人自失今查管

職茂遊擊張懋傑舊隨征東熟知險易假以  
叅兵之任必能一効其奇卽以永寧司兵令  
其分統赴遼殊于彼此各得監理糧餉查成  
都同知陳于達保寧同知葉崇皆詰戎西川  
才品並茂以之督餉必能醪投挾纊士飽馬  
騰等因到職隨已如議批行後嚴飭各道批  
選陸續發行外該職看得坐調四川所轄土  
司永寧石砭酉陽兵以萬計職捧檄兢兢不  
勝主憂臣辱之憤卽以蜀之疲于奔命不憚

拮据蓋履及于皇劍及寢門之外矣于是職  
會按臣昕夕商確亟與司臣議餉與道臣議  
選汰與有司議舟車諸所資行伍者一切咸  
具卽諸土司亦無不勇于急公願北面爭死  
敵者第今日之兵視向日爲難集職之所以  
處今日之兵者視向日尤加甚焉蓋向日之  
兵雖近萬然皆漢人易以法繩也今則非我  
族類矣向日之餉雖費幾八萬然職等與諸  
司調撥搜括分帑外取之捐助者按臣也職

捐按臣之半也藩司而下捐有差僅乃得無  
呼庚癸然猶無侵稅畝也今日之稅畝者業  
解遼矣向日之督兵者皆以宿將統屬卒其  
步伐易齊也豪悍易戢也今則以漢將統夷  
兵矣向日之督餉者雖以文緯武然實以官  
府御部民也今則又以漢官給夷餉矣竭澤  
之後旣難設厝異域之人又易骫法此職所  
爲凜凜也於是亟行文各司道以永寧兵屬  
叙瀘道臣王致中石砭兵屬下東道臣孫好



古酉陽兵屬上東道臣沈朝燁各催選今據  
報已如期會集亦稍稍可部矣然督兵先將  
於是永寧兵屬遊擊張懋傑石砭兵屬叅將  
童仲揆酉陽兵屬都司張大道各分統而總  
領則副將陳策也計其人皆嚴於律而善拊  
循士卒者則甘苦可共也然而兵先令也號  
令不肅則衆志携職首傳諭諸將曰是舉也  
金鼓必節部曲必整其居如守動如戰毋喧  
擾毋玩怠職陰遣䟽記將不率者職得而彈



治之兵行先餉也稅畝四萬有奇已經解戶  
部充遼餉外因那借動支七萬餘兩職已先  
催發于各兵所在以待供億職等犒士之費  
不與焉至舟楫亦預令啣尾而具俟兵至輒  
可次第行毋以時日淹也又虞理餉非人給  
散無節或以譁而偕之亂則領以二同知支  
散以期後先以序毋冒毋侵皆有成法可恃  
以無恐矣萬里勞人勢須次第職懼行者騷  
而居者苦也預咨經過省直諭有司飭所部

舖戶觀寺許其止宿芻粟平買之外約秋毫無犯諸有騷動侵暴者輕重以軍法論至勘合符驗所至有司驛遞檄具毋得遲滯以悞程途部卒有侵及隻馬一役者法無貸蓋貽之以安則易使束之以律則難犯如此控御庶邊方有兵之用而地方無兵之擾也不然而螽集蟻聚動以萬衆以夷漢不相習一有嗔目何以禦之連年重困民豈堪此而蜀之採辦頻仍尤其甚者按臣憂深計遠業蒿目

言之矣故客歲部遣赴調之官數請自往所  
在募集職嚴拒不予恐其以兵爲市兵未集  
而民先困也故得啣枚而行微壯遼陽之色  
大都職等所節制者具是似亦不遺餘力矣  
至于兵力之精悍則在嚴簡練而涉險如康  
莊輕生如鴻毛其天性固然勉之至遼有經  
略壯猷運籌決勝指縱而鼓舞之鼓行而前  
以備焚舟背城之用固其所願自效而職等  
所禱祠而祝也方今邊事燃眉職等恨不饑

食可汗之頸渴飲羯胡之血職卽駑鈍亦稍  
知竭涓涖何敢須臾忘國恤貽君父憂所有  
調遣及部署機宜理合具投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敬陳戰守大略以候

聖裁事准兵部咨稱于真保等八府募兵二萬內  
議馬兵一萬名步兵一萬名山西較之他鎮  
冲邊前雖募兵二千數實不多于寧武近邊  
等處再募馬兵四千名臺臣張至發徃按中  
州真見毛兵堪用今令再募七千名內馬兵

四千步兵三千名卽用所舉原任副總兵劉光祚統領其事越効忠智勇委可用但須將近日押到毛兵呈交總督衙門分屬妥當不妨續委郎中魏成忠稱浙江勇健便捷且投袂願忠者衆雖該省撫臣極言彼中搜索太多地方不便柰隨此艱虞更須共濟應再募兵四千名以上馬兵共一萬八千名照邊鎮募兵事例每名給馬匹安家盔甲器械衣裝銀二十五兩共銀四十五萬兩步兵一萬一

千名每名給安家器械衣裝銀十兩共十七萬兩又查淮揚等處沙兵甚強船隻甚便且由海至登萊旅順一水可達應調五千名訪得浙江南洋遊擊管大藩廉勇精于水戰今陞叅將職銜令其督率前調南直水兵二千名浙江水兵三千名一併挑選統領隨帶沙唬船隻器械由海度遼每兵給安家銀五兩共銀二萬五千兩其各兵在畿輔則藉風力于科道在各省鎮則專責撫按令委才能道

臣謀勇將領庶人無濫充事可克濟以上馬  
匹隨兵買完步兵盔甲到遼查給通計招買  
等費共銀六十四萬五千兩臣惟有餉則有  
兵本部能調兵不能處餉無米之炊從來稱  
難相應會各省直撫按于該地方原奉

旨留稅銀及新增餉銀內處給等因到部切照

皇上准留解監稅銀先兵部調山陝兵安家用過  
六萬調湖廣土兵安家用過萬兩山東添設  
防海兵用過五萬調浙江兵安家用過萬兩



是所留之稅戶部未得分毫兵部已用殆盡  
今止有加畝一股卽全解到部除牛車一百  
三十餘萬外折色三百五十餘萬尚且不足  
其餘買米豆之銀則無着落海陸兩運之銀  
則無着落若馬價又用此置器械又用此牛  
車必難湊辨糧餉必致缺乏軍機必生鼓譟  
遼事必然決裂到此地位卽計臣何益國家  
已受其禍矣除咨內調兵計該安家銀二十  
萬兩或于新餉銀支給至器械各處俱有應



解工部折色銀可抵扣支用至馬價各處俱有應解兵部馬價銀可扣抵支用况屢奉

明旨凡調兵戶部出行糧鹽菜銀工部出給器械

銀兵部出馬價銀其安家向亦係兵部卽今

臣部借出行令撫按設處亦當于三部應解

額銀內設處不當獨于新餉銀內設處伏乞

皇上俯念糧餉係三軍命脉其兵部招募順永八

○歡府等處之兵准令撫按于三部額銀內設處

分任扣抵庶

明旨畫一而中外易于遵守遼餉亦不致悞矣

○漕運總督王紀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單謹議

皇上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准兵部咨奉

欽依內事理令選勇健慣戰水兵各一千名卽擇廉勇善戰將官領赴天津駐防其安家行糧等項照例于加派地糧稅銀並解京年例銀兩支給事完造冊算督令隨帶器械船隻兼程作速前進勿得沿途騷擾希將發過兵數及安家行糧等項仍咨戶兵二部查考等因

該臣隨牌行淮揚二兵備道查照抽召兵數  
親自棟選責令各官三分抽一並擇廉勇將  
官云云嚴催去後隨據揚州兵備道詳報狼  
山營大河營掘港營永生營周橋營五營共  
計抽水兵六百五十六名又據淮徐兵備道  
詳報淮安大營東海營廟灣營鹽城營淮北  
四營共計抽三百四十四名以上通共抽兵  
一千名並議統兵把總一員中軍一員哨總  
一員哨官四員其領兵將官據揚州道詳稱

周橋營把總金冠願領水兵赴防以圖報效  
請以都司職銜從事其中軍查得見今奉召  
援遼把總王成龍久歷海洋熟知水戰卽以  
本官充之其哨總張其性哨官董成麻勛李  
景牧何振先等俱久歷海洋令領兵協力防  
守均屬得人等因具呈前來該臣看得燕京  
古幽薊地左滄海右太行北居庸南河濟蓋  
天府之國也第承平日久武備大弛十萬禁  
旅強半柔庸卒然戎馬生郊雖有形勝無所

用之說者謂天津爲京師藩屏東海門戶宜宿重兵以扼險要正所謂九泥封函谷關者也其慮深矣自招兵之令下臣卽檄行淮揚兩道將沿海水兵按籍抽選總計淮揚選有兵勇一千名兵船四十隻逐一綜覈其中猶有年力不堪入選者詰之則曰水兵與陸兵有間陸兵宜龐厚健兒水兵但取便捷熟練使船如使馬足矣是或一道也一切器械旌旗火藥凡軍中所需者悉以付之剋日揚船

北渡矣其官軍安家行糧月糧并修理過船  
隻給過衣甲等項揚州發過銀六千四百九  
十兩有奇淮安發過銀五千八百七十兩有  
奇此時帑藏空虛征調繁興恐悞赴防期限  
道府不得不那東補西爲力甚勞用心亦太  
苦矣至于領兵把總金冠自許朴忠人推沉  
勇觀其自薦一紙膽氣勃勃直有痛飲黃龍  
府之意今行矣用人之際宜稍破格所當加  
陞都司以示優異者也再照淮揚爲

祖宗根本重地南控長江東跨大海距登萊水路  
不過八百里一葦可航海上原設額兵本自  
寥寥今又抽三分之一此與銷兵何異其虛  
○直可乘也萬一奴酋謀伏精兵艍艍中以白衣  
搖櫓渡鴨綠泛登萊晝夜兼行直搗雲梯關  
則淮揚危矣淮揚危運道絕而燕京亦未可  
安枕臥也臣蒿目時艱亦欲增兵戰守以爲  
桑土計已而思增兵必增餉筑筑災民何堪  
以加賦重困之爲今之計惟令有司蠲煩除



苛一意與民休息時或繕城池嚴保甲團練  
鄉兵使人自爲守脫東南果有事然後召募  
驍勇萬人布置要害以捍吾圉亦未爲晚不  
然先事張皇輕舉妄動恐未收增兵之利先  
受增兵之害矣敢因恭報赴防官兵併及之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畿輔困敝益甚民心動  
搖可虞伏乞

聖明亟賜籌度以安根本重地事職竊惟國家奠  
鼎幽燕四方萬國莫不朝宗而邦畿千里則

如樹之有根今四方未竭而國中已敝外侮  
方殷而本根先撥何忍坐視夫畿民之窮甚  
矣力已竭而役不休財已殫而賦愈煩倘一  
旦民窮盜起潰散決裂不可收拾則傷心賈  
怨之衆盡爲斬木揭竿之儔黃巾赤眉接于  
輦轂于時將禦外而內益焚將救內而外益  
急不知何以措手也言之則以爲阻撓不言  
又難于緘默然及今不言悔之何及請稍述  
其槩可乎以征調言之自東事起先後調過

薊鎮三協兵并標兵路兵家丁等共一萬一  
百八十餘名真保昌鎮兵八千六百七十餘  
名去者不返缺者不補補者不足行伍之空  
虛極矣而馬匹器械衣甲車輛一番調發必  
有一番攜帶迄今精銳旣已銷亡邊備盡爲  
單弱前年馬家峪之變去年高家堡之變乘  
虛陡思狂逞幸其備而未大得志迄今將官  
之調者未已也協路有如傳舍隨至隨去無  
論明暗虜酋反測萬一遼左有事則一關之

隔須何如備禦而堪如此空空乎故撫臣以  
執留不得而乞身以去寧獨無戀國之誠亦  
以時勢難于措手耳今兵部調一大將極爲  
畿輔託重恃力之人而雲中復來爭執則將  
使薊之鎮守可常無人乎此必不可不促其  
速任者也以錢糧言之自加派令起順永二  
府除正項銀外加四萬一千三百五十餘兩  
保河二府除正項銀外加六萬二千九百八  
十餘兩而庫藏搜括解過三萬餘兩各州縣

捐助過一萬一千餘兩事例柴馬缺官空月  
無月不解而快壯工食之抽扣匠役行糧之  
督發皇稅之復徵屯餘之丁銀買糧造船之  
煩費牧馬草場之加增一切無藝之征盡出  
小民而新餉一項旣以解部又添本色旣以  
買牛又欲募兵總是一勺之水而分于此又  
分于彼能望爲焦竭之沃乎况連歲盡是災  
沴祇昨年稍有顆粒耒耜所入不足以當加  
徵之所出各州縣如高陽安州等處苦水東

光吳橋等處苦旱農民見逃亡棄地益多荒  
蕪存者代去者賠生者爲死者頂顛連凋瘵  
之民不斷吸髓敲骨之聲引領而望挨過一  
歲庶幾停免而今歲又議加培矣譬之奄奄  
之人復壓一土石不知傾仆將何如也以驛  
遞言之畿內諸郡本冠裳絡繹之途平時已  
不勝擾自東事以來起廢將官從行家丁何  
祇數十繼而或數千或萬餘有一不從茲達  
遼者乎且請發之硝黃旣運而盈甲鎗刀復

運餘員之糧石既運而糧豆草束又運援兵一過用馬匹至六七百匹每匹用價至四五百文原役不足派之里下本縣不足繼以別縣賠累不足卒以逃走甚有一驛馬頭一所夫頭一夜盡逃如遷安等驛者矣縱曰不得已之役而賣妻鬻子以供迎送傾家蕩產以事奔走此卽父母不能有其子而法制能禁其民哉頃者職置立文簿凡官員過徃公役差遣盡從節縮按月繳查其中遵制裁省固



多而益有擅行不顧一官用夫一百五十名  
用馬至四十餘匹者此不惟不念民隱亦不  
識時艱矣昨者職據永平道申詳請外省僻  
靜地方稍加協濟䟽上迄今不報是最當查  
發以甦疲苦者也以客兵言之援軍所過雞  
犬靡寧強奪酒食馬驢勿論矣而一言喧嚷  
甚至槍殺如保定涿州通州所申地方已遭  
其荼毒矣至若天津昌平通州之兵又可議  
者夫禦寇必于門外而津昌之視山海孰爲

要害此不待智者知也昌兵將以防虜乎而  
北虜何如東夷之燃眉津兵將以防海乎而  
海道何如陸道之捷徑若曰爲都城計也不  
知守都者在固圉不在櫻城倘虜馬渡關則  
人情洶洶當作何狀卽有漆城之險百二之  
雄而都城豈猶有可守者乃猥云養此以待  
計豈不舛今通州之兵已去其餘安插甚難  
乃河南毛兵原題援遼者今許定國所領一  
千九百一十三名旣暫駐昌平越效忠一千

七十五名暫駐天津近聞部中改之昌平矣  
紛紛往來何所取益在效忠紀律頗嚴猶無  
他虞而定國扣尅糧糈託病在京無統乃亂  
各兵紛紛及職牌拿而後倉皇以往地方已  
受其害矣夫毛兵素稱驍勇倘其出關或藉  
一臂之力民兵若在邊關尤不失爲扼要今  
以有用之兵置無用之地而徒委于河上之  
逍遙則計之舛也况每兵月支米六斗銀六  
錢所費已不貲猶快快不足而人懷故土之

善述碑畫 卷三十六 四十二  
思心切饑寒之念浪子處臥榻之側焉能禁  
其躑躅哉除職已將兵批發分防石門山海  
古北口外以後調募之兵續到者必當移之  
而東見在援遼毛兵當仍舊赴遼而通州營  
兵客兵分屬則其勢渙合無俱屬練兵大將  
則事權重而歸一猶爲制馭善策耳以牛車  
言之騾車三千輛盡派于畿內而北四府買  
車五百餘輛以七萬四千之牛派畿內七府  
者三萬二千隻而北三府該牛一萬五千六

百餘隻大縣騾車十四輛牛四百隻則每縣  
該銀四千二百兩矣中縣騾車八輛牛二百  
八十隻則每縣該銀二千五百八十兩矣小  
縣騾車六輛牛一百八十隻則每縣該銀一  
千八百三十兩矣以此責之疲困傷殘之區  
已自不支而又急如星火無論費且不貲而  
一縣之牛蹄角幾盡畿內之土將不耕乎况  
買之不全派之間里凡有隻輪之家盡遭奪  
牛之害卽如興濟靜海安州青縣等處旣無

車牛亦解價值此可一槩驅策之乎大興宛  
平共該銀八千二百兩庫無分支批府借支  
事例一千兩其七千餘將何出乎良鄉涿州  
通州三河極冲極煩瀆戶不滿二千保定縣  
戶不滿一千而亦責之足數乎總計數卽盡  
支新餉作車牛價亦祇十餘萬止耳而此三  
府車牛已費九十五萬二千五百矣况旣買  
之後人夫喂養之費途中倒斃之虞皆所不  
勉且每牛一日除糧豆之外必須草一束七

百四十隻則日用七萬四千束矣一日七萬  
四千束則十日七十四萬百日則七百四十  
萬也畿輔有此許多之牛遼左或無此許多  
之草况百日可能完事乎此皆職所未解者  
近查遼撫疏謂買騾車一千輛便可減牛車  
一萬輛今永平道已置騾車二百輛每運至  
遼陽二十日每轉五千石亦既行之矣既有  
騾車一千可減牛車一萬則牛亦當遞減二  
萬矣騾車既獨派于畿輔則所省亦當獨減



于畿輔而又一例派買又職所未解也職未嘗不勉強督責以佐軍興但遼左不可無牛而畿內尤不可無民既有以騾車減牛車之說際今尚未買完似當亟行勿藉口既以移文矣多多益善而不爲畿民惜殘喘也若近日畿內募兵之命又下矣卽日燕趙多慷慨而承平日久耳不聞金鼓目不習于戈卽一二強勇之流皆隸于行伍兩年赴遼者已幾萬矣去者無踪在者益懼言及赴遼如就死

曰夫地不啻平時之發遣而人願發遣者乎勢又將取之州縣一取之州縣而里閭之繹騷震驚又不知如何聞山西之兵自西而來者婦哭其夫子哭其父仳倚之狀何至忍聞除正額給銀外里下幫帖一人不下數十金况畿民昔習于遼之情形其難又有甚焉者乎近經略曾令都司王豸募兵保定矣攜萬金而來只募馬兵三百四十人以去而行糧不與焉以此推之今募兵二萬馬步各半當費金

錢三十五萬比一府亦當十七萬五千科臣  
與職查議雖有銀十二萬克安家馬匹之需  
尚未具足而兵益募一日則註糧一日自召  
募以至出關非數月不辦一切行糧又將何  
須且部中原題北直河南浙江山西陝西五  
省共兵二萬皆以赴內地訓練昔計每省祇  
該募兵四千于時職又曾具疏將畿內四府  
歸併山海防守奉  
旨矣永平道亦已募有六千餘駐關上並永平矣

部中今日之催請不過催前日之已題耳乃  
除四省之外畿內八府忽改爲獨募二萬與  
原題已不相蒙又改而爲援遼與後覆又不  
相照則該部何以前後不同而朝更夕改如  
此也職尤不得不慮其所終矣以上諸事非  
出臆說非假張皇有一分方言一分而疾首  
蹙額之民情尚未彷彿其萬一事如此言亦  
如此而官愁民怨之景象尚未描寫其真容  
職疏之所及者固已三空四盡而職疏之所

未及者尤復百孔千瘡卽如一事出在部中  
曰吾郵而直之撫按矣在撫按曰吾檄而督  
之司道矣一有不辦臣等豈不能執白簡以  
糾然爲地方計其苦楚淚便可墮卽如買牛  
車一事部中之疏一則曰驟車之派計無善  
于此者再則曰買牛之派計無善于此者而  
不知各州縣之條分縷析小民之赴湯蹈火  
固已不堪矣今遼左之事急矣但遼左有遼  
左之急畿輔亦有畿輔之急遼左急畿內諸

臣固時時爲之灌注畿內急遼左諸臣不知  
亦爲之體恤否也遼左之患有形而畿內之  
患無形一旦地方有事則釀患之罪謂臣任  
之乎抑地方官任之乎臣又嘗謂國家治理  
富強二字原不相離未有不富而能強者

皇上歷年貯蓄如山旣以起窮民之垂涎近日慳  
吝如石又以拂中外之覬望及今何不出數  
百萬之資以佐司農之急而乃却抱無盡之  
藏徒爲沿門之覓以種種至大之事皆責之

熒熒無聊之民不知畿民之心失而四方之  
民響應矣夫當禍患未發人視爲處堂厝火  
之安而不預防其變及禍患旣作極力爲焦  
皇上頭爛額之客亦何救于危亡職尤願  
皇上并勅各部以後凡有征發尤須加意根本之  
地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無使窮民無休息時  
以釀成肘腋莫大之患也

○右春坊掌司業張鼐揭今日遼事之急不過曰  
兵也餉也然兵窮于征而又窮于練餉窮于



派而又窮于輸夫窮則變變則通窮而不變  
勢必不能通矣未困遼東先困天下天下既  
困遼左之危亡亦隨之此今日之可患不得  
復以舊歲支吾之說膠柱而爲補救也夫兵  
弱而徵募及其徵募也而仍疲弱適足罷天  
下耳但充數不取充用召到者已不能安插  
簡閱消其潰散脫巾之形而又紛紛召募四  
府以重郡縣之困此何理也今徵天下兵不  
爲不多矣而患在不能練夫必先練而後可

以戰可以守各處所徵之兵非有精銳敢死  
慷慨荷戈者也部檄下郡縣而郡縣僉派民  
間卽虎符下邊營而邊營調停催募大都僱  
一人不下四五十金謂之買命錢此輩不過  
市井無賴人貪一時之利又僥倖途中脫逃  
強勉應承目前耳卽今遣使四出而責之各  
郡縣亦不過如是寧得有吞聲行負戈戰骨  
當速朽者哉且今調至者不爲不多而屯駐  
通州土人鄉紳岌岌乎不安又已見告矣須

令練兵府院于城外逐隊揀閱用其精悍者  
使登籍安插以慰其殺敵立功之愿退其疲  
弱者發還本處以遂其顧盼家室之懷庶揀  
用者可以操練而退去者亦可責各處補償  
兵且不必召募而自足矣此直捷痛快之言  
而何當事者不能獨斷也夫練臣卽未奉有  
勅書而旣已官兼御史職在練兵是卽奉  
聖旨委用也且練則須錢糧而簡則何所妨礙乎  
經略苦苦求兵亦求其精銳堪用者耳亦求

其堪用而受事帳下聽其操縱教訓者耳若云科道所募之兵所舉之將士叅佐而統領到遼陽與經略分闔而列金鼓不審叅佐果得人乎兵士果和洽乎卽募兵之使與經略意氣所見果無彼此同異乎此際正未易言也卽經略邇來所責備本兵者其言似太激然其不愛錢不惜死一片赤心爲君爲國

九廟神靈京城百萬生靈當亦感激祝其成功豈以戮力禦侮之時而可令權輕于分闔績廢

于偶猜將士處兩姑之間行伍無獨尊之令  
萬一掣肘寧第危經略一身乎且今日廷臣  
所言但陳利害而經略所任則判死生豈有  
人揅死衛社稷而不容其一憤發號呼耶思  
之爲痛泣流涕者此也至若餉而取之民運  
餉而取之牛車百萬此皆一時救急死法然  
活法不在是也以遼地濟遼餉以守遼之兵  
運餉遼之米此古人成法而何更不講求遼  
東一方稱富庶之地者向來以其地廣可耕

也今一槩廢爲曠土而不耕矣夫戰士守于外農夫耕于內趙營平之制先零諸葛武侯之出祁山皆用此策也遼東西之屯聚四大將不可不爲固防矣遼人雖不堪戰而獨不堪耕乎遼人耕而遼食足米糧賤而餉司折色軍民可宿飽有餘亦足以鼓其樂生之氣而無難訓練矣遼地耕而民運可漸減民力可漸蘇故愚謂今日與其遣三輔內地募兵使者不如遣遼東西屯田使者爲得策也若

運糧而海運牛運車運未爲非策然專恃則不可海運厄于風波牛運車運而牛有時敝車又有時催百萬金辦米粟往往三十鍾而致一石海內不重困耶不若于金復海蓋諸處度其地之遠近每四十里築一大堡可容千五百人直抵遼陽可作伍陸堡所用兵止撥萬人更番而運廣漠有警便可收堡捍禦兵不疲力餉可絡繹道路省此百萬牛車之費以爲此用不亦以運而兼守乎此又一策



也若夫廟堂大臣決不可有厭煩經略之心  
夫令大臣而長徃代其行事以不煩朝廷東  
顧之憂則可耳若其不然今日吾輩所以室  
家相安保喙息于輦下伊誰賜也而可以其  
言之過激遂成戈矛之漸乎夫鬪之于朝朝  
廷自苦也鬪之邊疆大事一去并鬪之人同  
盡也此又可爲痛哭者也然在經略則不佞  
又有進焉夫經略一身國家所係以安危也  
經略成功而國家固于金湯百爾臣工皆安

于枕席經略掣肘而遼東遂付之奴兒京師  
且委之夷狄

聖主有播遷之虞大夫有及首之禍此際堪效一  
言耶故不佞敢有以進經略也諸葛武侯諭  
大將曰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夫經略之心與  
道將和道將之心與士卒和各營師卒之心  
○南無不和皆曉然于經略威中有恩之至意致  
身報國之血誠如身使臂臂使指彼此應援  
奇正相生而後可以安邊可以制敵嘗見裴

晉公之克蔡王文成公之擒反皆與諸士卒  
歡如兄弟諸如手足而後得長歌入漢關矣

○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鄒維璉題爲師旅方興

國計大困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講求經濟長策以革權宜疵政事

臣惟今日之天下夷狄外侮閭左內空戍卒

呼庚大農仰屋去兵未可以防虞而去食未

可以足兵岌岌殆矣朝廷廣開事例遍搜府

庫猶不足用于是再議加賦責令有司多少

協助臣知計臣處此勢無柰何比之子產作  
丘賦所謂權宜之計耳夫權宜豈爲長策哉  
漢武征四夷始開武功爵論者猶譏議之宋  
皇土至孝宗疆宇狹矣尚以鬻爵爲非古下詔裁  
革我朝生員輸粟入監以濟荒歉

國初無之乃天順以後事例先臣馬文昇尚以  
大壞選法具奏停止豈以今日納爵未已并  
議納恩典白丁入監未已并得納銀爲生員  
百姓常賦每畝加派未已并議再派有司蠲

俸未已并議出銀協助此真千古未有之疵  
政而不意聖明全盛之時創見焉事例之濫  
國體雖褻爲害猶淺至于加派與協助臣寔  
慮之小民常賦苦受鞭笞尚多逋負情豈得  
已邇來遠近蕭條愁歎之景象

皇上不知諸臣亦豈不知乎若又額外再派則有  
相逼爲盜耳說者或以官家富室不難措處  
爲例不知官家富室田愈多納銀愈易小民  
田愈少納銀愈難天下富者少貧者多不仕

者多仕者少豈苛索哉有司賢者不敢稅羨  
與重贖橐無長物安所得銀以助邊不肖者  
耽耽嗜利乃復借以攫取題目不至推膏吸  
髓焚林竭澤不止果若所爲是使賢者喪其  
所守而不肖者益增其墨也國家何用舉廉  
律貪之令爲乎且加派固小民之害協助亦  
高皇小民之害民心思亂禍豈在遼發帑一着在  
皇上宜速允不宜多藏蹈鹿臺鉅橋瓊林大盈覆  
轍遼左用兵十八萬每歲議餉八百萬卽使

皇上槩發一千萬不供年半之用接濟長策尤所  
皇上當講臣思

高皇帝東征西討封王建侯所費不貲未嘗橫斂  
且數蠲租減稅卽二正之季天下多事未嘗  
窘迫至此今日病源安在臣請略陳其說

高皇帝時天下府州縣官不過五千四百有奇軍  
職不過二萬八千有奇今日文職增至一萬  
六千二百有餘武職則成化五年增至八萬  
一千餘今又倍于成化時矣其他雜流掾史



闍寺尚無算語曰官多民擾殊有理也卿寺  
臺諫府衛郡縣固難缺額其餘似宜查

祖制以省併京職如部屬中行評博職業簡者每  
司可裁一二員省直布按二司如屯田水利  
督糧清軍各道可以守巡兼者每司可裁一  
二員大府如同知通判設至五六員者可裁  
一二員僻府經歷知事照磨檢校此中可裁  
二員僻縣縣丞主簿典史此中可裁一員教  
官則府學五員中可裁二員州縣學三員中

可裁一員以至雜職椽史闈寺過冗中一併  
議裁此豈獨省俸爲國哉亦免十羊九牧之  
患爲民害矣或曰士路人衆如臣所云何以  
疏通待選之人臣考祖制至額不甚多名臣  
輩出邇年解額日增添註日益人才何以不  
如古似宜暫減出身之額如云額不可減則  
兩司首領州縣佐貳亦可以待科目洪永時  
周卅以進士選永嘉縣丞曹鼐以舉人選秦  
和典史其後俱爲名臣何孤進取惟歲貢一

途祖制難廢但官非養老之具當亦量才加授賢能端士可也才識優長破格超遷可也其年老學荒之甚者本省類題表宅授銜不必送部選職可也審能若此何患壅滯至如武職襲替祖制比試不中者僅半俸三試又不中者降爲軍今亦宜嚴比試之例勿令乳臭統袴取官緹綺則以待有功勿以恩律濫授材官則以待有能勿以庸夫輕畀斯則文武兩途冗員一清所省俸祿較之責官協助

以傷政體者孰得乎國初邊餉止于遼東大  
同宣府延綏四鎮歲費京運不過一百餘萬  
迨後增以寧夏甘肅薊州固原山西爲九鎮  
今則密雲昌平易州井陘臨洮無不列塞歲  
費京運民運銀七百餘萬矣主兵弱則益募  
兵募兵之弱亦然募兵弱則調客兵客兵之  
弱亦然夫使一餉寔得一卒一芻寔得一馬  
各鎮何用此等大衆哉金帛日輸以飽債帥  
兵額雖增安所用之臣前疏請中外揀藉軍

州縣練民壯勿舍見兵見餉以省臨時召募  
遷調安家行糧之費此爲足兵計寔爲足食  
計此外衛所之老家則汰之邊鎮稍靜可以  
量減之客兵則汰之州縣稍僻可以量減之  
弓兵與舖兵則汰之內府監局中外衙門可  
以量減之騶從占役則汰之循名責實總計  
一歲所汰冗兵當亦節省無算而又何憂不  
濟耶國家上供之需曰太倉銀庫曰光祿寺  
曰內庫若使冗費無度江海不能實漏卮其

太倉庫除給邊餉與正項經費外必查祖宗御用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光祿內膳必查祖宗厨料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內庫監局採辦必查祖宗粟帛顏料工匠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溢者汰之卽額內有可省者省之此一裁省尤多臣亦不敢遠引

二祖卽如

仁宗皇帝以楊士奇言減惜薪司奏討北直山東賦棗四十萬

孝宗皇帝以劉大夏言省光祿卓面金錢八十萬  
先帝隆慶初年亦曾裁減光祿原額銀二十萬豈  
如今日溢額不已佐以樵採又每傳取外府  
入內乎金花銀國初謂折糧銀原解南京以  
給武臣常祿并以濟邊境緩急之用者正統  
元年始歸內庫何至今日專供私用卽戶部  
暫借給餉而重拂主事鹿善繼降謫以去乎  
然此非獨

皇上之過大臣儻有封還詔書之王嘉不進羨餘



之李絳愛君防漸將死力爭當不至是張承業一宦者猶不輕以庫錢予莊宗曰錢爲大王留以養戰士近時大臣風裁其視承業爲何如耶嗟嗟前事已矣今何時哉

皇上宜猛省大臣宜死爭可省必省可裁必裁至目前燃眉無過請帑可濟大小臣工誠宜跪門不已號泣繼之日復一日必得請而後已凡此皆爲經濟之長策異乎權宜之疵政也乃若政出權宜不礙帝王大體者亦自有之

天下山塘田園基址原屬官物可以不用者則宜查出變價親王戚畹勲貴祿厚賜豐必有全資則宜暫停三年常祿以俟日後處補官員謫遷添註多不履任公差道里多至經年人臣敬事後食豈宜不仕受祿乎則陞遷雖與算俸竟可計日扣銀不必予以捐俸之名色省直郡縣編有修理城垣公署舖舍橋梁等銀及應荅上司使客油燭柴炭紙劄損箱之類歲歲修葺處處荅應則此項竟可取

解不必予以協助口實此皆權而不失正者  
夫臣所陳者計似迂而實切行似難而實易  
遼事遲久固當講求遼事結局亦當講求不  
然今日開例明日加賦設法巧取民窮財盡  
譬之饑人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矣

○經略熊廷弼題爲

明旨催兵愈嚴中外虛應如故懇乞  
欽限考成急救殘遼并急遣風力科臣駐扎山海  
關點驗援兵出關以免虛塞再悞封疆事前

職疏言部調紙上有兵過關無兵以虛數誑  
皇上者實查得自三月失事以來援兵到遼陽者  
止有此數止足抵開鐵失亡及召募新兵逃  
兵之虛數及見樞臣辨疏開列遼東見在新  
募出關三項自謂十萬之數僅少二千又是  
紙上虛數而職第出一揭以駁之不敢復瀆  
聖聽惟是事至于今冬寒已過春暖已來時侯已  
逼事勢已蹙有不得不爲

皇上之封疆生靈求救于樞臣而望其受職之言

以實數相應者當去年八九月間開鐵連陷  
北關繼亡遼陽已亡在旦夕顧乃職時初到  
猶得用虛聲以恐之多方以誤之酋果疑懼  
不敢出今日久情見凡我兵之逃亡馬匹之  
倒死糧草之缺乏出關援兵之有無西來市  
馬之損瘦某營某處之孱弱某城某方之低  
場一一皆被奸細報知又賊兩入鐵嶺開原  
收割運糧誘賺我兵竟不出益窺我無能爲  
而恐之誤之之法窮矣遲則三四月早則正

二月定到遼陽城下有一番大舉動此非職臆度也凡拿奸細解到回鄉皆供李永芳笑云如真保薊宣及南浙殘兵不喫飯也砍得箇飽又云口外也是死進口也是死不如進搶由他死活也罷近朝鮮逃回二將見職亦謂賊言裡邊兵不敢進勦只在觀我外邊的變我與其俟裡邊觀變不如明春傾巢先往決一死戰頃者拱兔夷自愍營回報奴兒哈赤等帶領達子二萬餘騎已上了馬要搶遼

潘奴曾差人來兩家指天說誓如今不好行  
兵待明春二三月間一齊攻搶等情歷歷有  
據而遼陽危不可言矣今遼陽各兵除河西  
兵馬盡數發與總兵李光榮防禦西虜外其  
年來召募遼兵如鐵騎營玄武營強兵營標  
下左翼營右翼營及廣寧發來者數近三萬  
竟不可以算兵真保宣薊及南浙之殘者亦  
不可算兵乃毛兵僅能穿山透林非平原冲  
戰之用止有總兵柴國柱賀世賢各領馬步



兵一萬一千人李懷信領馬步兵五千餘人  
雖設防要害而國柱懷信管下皆陸續烏合  
援兵世賢管下多招回逃陣殘卒俱是站立  
不住世賢常私稟職云我部下各兵說動東  
夷便面黃無人色每張開頭敵向前而後隊  
便走如中固懿路兩番光景寔足寒心惟賴  
手下數百親丁強勉支持如何能當大敵其  
他總兵并親丁亦不可得雖在虎皮驛三塊  
石地方設防皆明知單弱抵賊不住但畏軍

令不敢言不如且回遼陽依城拒守爲穩職  
于總兵中惟恃世賢今其言如此職心膽俱  
裂又恐撤回益示弱以速賊至且徑棄瀋蒲  
而不顧遼陽益失犄角無兵護耕數百里田  
土皆拋棄糧草無所出猶力持之不聽各道  
屢以爲言卽閱臣姚宗文亦勸職許回城第  
以一總兵時常更番往彼防守蓋亦深知遼  
城見兵必不能棄城固守三帥各兵必不能  
拒險當敵而爲此根本之慮者也職不得已

聽其更番回城操練如前議而頓違初心初  
計矣去秋併潘歸遼本望援兵多多過關今  
春再去守潘故置三總兵于適中處所爲南  
顧北窺之計而今已矣賊如攻潘蒲而我必  
不能救也本望援兵守清河寬鞬防賊南犯  
而今已矣賊如搶村屯窺南衛而我必不能  
救也本望撥兵守鎮江爲朝鮮聲援而今又  
已矣賊如攻鎮江攻朝鮮而我必不能救也  
三總兵見于虎皮驛一帶列三大營十里相

望坐以待賊尚懼不能抵敵欲要回城况遠而奔救瀋蒲再遠而奔救清靉再遠而奔救鎮江朝鮮此職斷斷乎有以知其不能也凡此皆兵部紙上調兵之過也樞臣不任受虛誑之名職亦不任受失誤之罪勿謂職不先言也爲今之計不亟亟遣多兵應援則遼必不守不責成各省鎮則必不肯遣援不先責成兵部則該部寧誤封疆必不肯失省鎮面情而援兵緩無到時職嘗見兵部調兵不論

兵之多少某家之有兵無兵某將之或存或  
亡一槩混寫入疏某家士兵一千某將家丁  
幾百某處調兵幾千某處合兵幾萬  
皇上見之豈不好看而不知其爲紙上之兵也今  
宜確查某鎮某家的確有兵若干某將見存  
的確有家丁若干某將贖罪的確能納馬若  
干又能募家丁若干然後從而調之不得少  
一人一騎以悞軍機則省鎮不得推辭而各  
將亦無所容其展脫此其當責成者一每咨

調各邊兵馬之文動稱一面發遣一面卽給  
錢糧補馬補軍補造器械而一毫不爲解補  
以致哄怕各省鎮不肯調遣此又紙上之兵  
也今後調兵當一面發銀一面調兵使各省  
鎮得隨發隨補不致空虛各信地以滋他虞  
如兵部無此錢糧當卽與戶部各衙門爭討  
以應急用此其當責成者二每見省鎮留兵  
留將或報某家無兵某將物故兵部便置之  
高閣而竟不肯執覆以責其必發又如調各

土兵纔被人駁便拱手而謝曰聽地方官斟酌只消斟酌二字便將調發斷除殆盡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或有私留不遣或逡逗不行者疏到卽覆以如數必發爲主此其當責成者三又嘗見部請

欽限曰某鎮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某省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然此限方定而兵部已先忘之矣何況各省鎮何曾見處一承調不如期者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定限日



期必不遲悞一刻一時以長兵將玩鷺難使  
之漸此其當責成者四而今土狼毛浙各步  
兵僅可用于寬鞏清河小險之地而緊對賊  
寨如撫順三岔一帶平陂漫嶺非西北各邊  
兵必不可若見土毛各兵易調則任意調之  
而西北邊兵顧皆爲督府所阻而不敢多調  
此又紙上之兵也今除調土狼毛浙兵五六  
萬但足山險之用外悉當調西北邊兵之勁  
者以便衝突此其當責成者五伏乞

皇上嚴諭兵部通將前調未到者新令增調者明白開列務足十萬數而一一酌量遠近定以  
欽限仍乞

天語叮嚀樞臣曰前者三路失師之後假有按兵接濟出關張揚聲勢賊必不敢犯開鐵乃坐視邊臣呼號漠然不應旣已被賊窺破連陷重城姑令戴罪視事若此番調遣仍不如數不依限期致有失陷兩罪并發定有

祖宗朝處治本兵之法在此職所謂當考成兵部

取宗者也兵部既查有某鎮某家某將兵馬調確數矣又爲處給錢糧補募軍馬及各丁安家矣如此而猶執不遣逗遛不前者此各省鎮之罪也如去秋調發薊鎮兵將地方輒藉滿旦小虜恐喝朝廷及臣調停調遣而滿旦亦不見犯近地方官亦不見塘報

皇上卽此一事便可以知各鎮情狀又如甘固援遼總兵以下在遼者甚多誰不對職言祁魯二家有兵可調而該鎮却疏稱其無兵不肯

發遣如此之類誰念神京危逼誰念我

皇上東顧之憂誰念

宮寢

宗廟震驚不寧併乞

天語叮嚀諸臣曰此非救遼之師乃勤王之師也

若遼東不守禍中京師他日煩費諸臣者更

苦更難倘有調發不及疏數不依

欽限因而失誤者定有

祖宗朝處治鎮撫之法在此職所謂當考成各省

鎮者也兵部如數調矣各省鎮又如數發矣  
而軍不精銳馬不壯健器甲不堅利兵部但  
滿調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各省鎮但滿發  
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此又紙上之兵也擔  
虛名受實禍年來遼東吃虧全在于此若不  
于山海關逐一點驗出關何所稽考伏乞

皇上特遣科臣有風力而實心任事不避嫌怨者  
一員駐關上隨到隨驗凡不如數者叅不依  
期者叅兵馬孱弱器甲朽鈍者叅仍卽發回

隨限換補如有容縱出關而職復點驗不堪者職卽執筆而議科臣之後此職所謂亟遣科臣到關查核者也今時急矣雖覈徵調之實嚴考成之法若必待考成各省鎮然後來援而遼已去矣此陳湯所謂報仇之師非救急之師也頃聞薊西滿旦已經悔罪受款自應那緩就急依近調援查得寧夏遊擊辛志德固原遊擊吳葵甘肅遊擊張應元延綏遊擊張奇等各領兵馬一千七八百名見在薊

鎮駐防相應亟亟俱調出關救援至于各省  
鎮兵調在通州昌平天津者聞已近二萬許  
人職不知是何方兵士盡不堪戰亦當查其  
悍猛中用者如越效忠許定國丁呂式等所  
領各兵之類速速揀發過遼應用又有原係  
援遼兵數而近爲兵部曲徇天寒之請留派  
內地過冬者一併發遣亟催出關以上各項  
通限二月初十日裡盡到遼陽違者俱以承  
調失期從重論蓋保得遼陽無事薊鎮與京



師自可安枕無憂無煩過慮無事張皇如必  
堅持神京爲重之說坐失遼陽而先自喪其  
所爲重也此又今日第一救急着也伏惟

皇上亟賜裁斷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  
濟燃眉事准督餉侍郎李長庚咨議大率遼  
左之苦在無兵又苦無餉蓋兵可調募而餉  
難猝處也極苦無餉尤苦無舟車蓋餉尤可  
漕輸可糴買而舟車則難猝辦也遼左在關

之糧十五萬贄理主事田時春催車運豆陸  
續到關及查關外自高嶺至遼陽將及千里  
計十六站幸撫臣早計設有牛車而每站所  
分大車不過二十餘輛每輛載十石小車不  
過五十輛每輛載四石牛車行緩三日一往  
返除已前截運硝黃火器外十一月間寧前  
廣寧兩道竭力嚴催所運過止二千四百餘  
石而每石腳價自寧前至遼陽約共一萬二  
千餘運甚少費甚多斯在關陸運之難也抵

海岸之糧有登萊天津二處運天津運不幸  
中道遭風停泊而底蓋套者亦六十餘舟因  
前歲海運議未定所以有蓋州套復州北汎  
口金州三埧旅順口之不同自去年七月以  
後方議定于蓋套茲奉有

明旨矣其蓋套之糧該道嚴催已經運完全復等  
處之糧尚積十萬臣行該道將復州者定于  
歲裏運完全州者定于正月運完以濟正二  
月之用一至三月則海道之新糧可接濟矣

而地方極苦車牛之少在內尚苦望梅在外  
已爲竭澤斯在岸陸運之難也但事至今日  
不得稱難矣若使稱難則可任其不運乎臣  
謹與諸臣立爲六議

一金蓋等處之糧由本地運至海州以達鞍山  
則海蓋道任之由鞍山至遼陽以達三帥信  
地則遼陽道任之其在關者由關以至高嶺  
永平道任之由高嶺以至杏山寧前道任之  
杏山以至海州廣寧道任之而由海州以達

遼陽則又海蓋道遼陽道之事也分地責成  
倘一節有悞本處道臣各管糧府佐官員不  
得諉其責定以考成之法容臣與諸臣奉功  
令繩之此考成之法當議也

一關內車牛部臣催于內督臣催于外計必有  
至者然各軍懸釜待炊計日望食當先儘關  
外之力以應目前待關內之牛以裕後計卽  
關內牛至矣而事須預辦于關外應行各道  
將地方牛車優值僱買速行打造集匠鳩料

勒限完工不得稽遲此造車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原議牛七萬四千隻又議騾車一千輛

二者原以活法行之撫臣之疏備矣臣細詢之則騾車載多行速倍于牛車其便不待辨而知也又有稱遼左地鬆夏秋雨後騾車輪重易陷所以遼左向來止用牛車茲議先催關內七府騾車千輛每騾一頭其力壯價優者可當二牛之半大約得騾萬頭即可減牛二萬五千隻合行各道轉行州縣照依原派

騾車牛隻之數得騾百頭驗俱壯健者准減  
牛二百五十隻不許以瘦弱抵數據廣寧道  
臣云窘急之秋驢亦可用但驢力小價省若  
州縣得驢一百頭者減牛五十隻其騾車解  
發攔頭掌鞭夫二名照新事例給以安家行  
糧限至廣寧牛驢解至山海關交割其山東  
河南山西三省原未議及騾車如地方有騾  
車騾頭者亦隨所便照議抵算牛隻近山西  
撫臣遺書于臣深言山右苦于牛隻之少而



言通石書 卷三十六 十一  
驢猶易於買若以騾驢濟牛隻之窮正臣與  
經臣諸臣所商計者應聽撫臣酌行該臣前  
疏以平陽府遠故止派太汾潞三府今去大  
原近邊州縣荒瘠責買爲艱則以平陽派爲  
協濟亦在撫臣之通融計處也又遼左各道  
見在買過牛五千九百隻及臣前委司道自  
買海蓋道牛報完又將千隻俱可減內地派  
買之數至九輛十八輻七輛十四輻之車遼  
左絕無多僱得一車可當二車之用總之各

省牛騾驢三項隨州縣之便以騾驢之數減  
牛之數以騾車之值減關外造車之值期于  
不失原派之數足用而止牛騾驢旣爲通算  
而地方各官再爲推諉則臣原疏考成之法  
在自無所逃罪矣此牛騾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匠役絕少兵興之後在外匠役旣不肯  
來本地之匠益多散失而各道造車用匠遼  
陽造戰車用匠芝蔴灣造船用匠是匠役以  
互調而力竭矣經臣曾請于關內催發工匠

籌邊研畫 卷三十六 十三  
誠非得已經臣所請爲戰車火器計耳臣爲  
運車船計亦不得不望于此况用匠與用兵  
不同匠役無出征之危且散在寧前廣寧近  
地應聽督臣轉行各州縣催募出關事完卽  
回此匠役之法當議也

一芝蔴灣之運臣與督臣親勘已真而寧前道  
臣定議力任此事臣留新餉一萬五千爲買  
木造船之費發該道嚴督造完二月杪催行  
發運除吏部已據臣咨復將原任主事今聽

降來斯行補府佐職銜管理淮船及芝蔴灣  
運務外其運至三岔河者逼近西虜難以建  
厥必于東昌堡設立通判一員臣與撫臣面  
計查得遼東苑馬寺永寧監監正談大壯老  
成練達應加通判職銜專管其事俟舟至由  
海入先報知本官預備車夫俟舟抵河邊速  
起卸上車毋耽時刻此運道一開則寧前廣  
寧之車漸可減以濟遼但須得南方水兵善  
識風雲者以爲鄉導應行兵部轉咨直浙巡

撫于太湖定海水兵營各取百名以爲鄉導  
庶免如今歲天津之失其有慮及逃軍者則  
三岔河芝蔴灣聽撫臣各設武官一員其關  
內地方委之山海叅將天津地方委之天津  
海防營遊擊每遇船至親自搜查設有逃軍  
定以軍法梟示本地仍連坐本舟運官水手  
人等以罪則芝蔴灣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地方凋敝民力已窮甚有愿輸車于官  
以免趕運者其情可憫合無用立事例上納

車牛計其價值數十兩與納吏承數百金以  
上者與納官監再多者納文武職官如見行  
事例而武職量行上納加銜愿納糧料者亦  
如之百金以上者准減去二十金數十金者  
減去五金俾已輸者假此以酬其勞未輸者  
寬恤以待其至此事例之法當議也夫臣所  
言止知臣職可爲餉計耳而遼左萬難支處  
臣自出關以來寧前一道以至杏山皆砂磧  
之地與虜共之及至廣寧雖守禦增嚴而一

城以外民居寥落耕種多荒田山嶺以至三  
岔河則烽烟馳突時厯心目大抵遼陽雖以  
三帥外備濠牆內修人有固志而民皆凋喪  
之後軍有枵腹之虞野哭千家頽垣數圯情  
景尤爲不堪其海蓋道舊稱腹裡近受各處  
海陸之運亦極蕭條言兵則撥防分守苦于  
無兵言馬則各軍騎坐多虛撫臣拮据買過  
馬九百四十五匹于各處解來者多方喂養  
心力已竭矣夫言及兵馬之少則不得不增



言及兵馬之增則慮及于餉况二百萬之本  
色一時派之甚難異日運之尤難幸而盡力  
矣而抵關抵岸必須牛車茲搜買則民間括  
取殆盡買木則清灤一帶出木地方爲斥逐  
之場取牛則派及各屯之牛以供官用而春  
間農事無牛尤可寒心臣日與遼陽道臣計  
云牛隻買完又須趕牛之軍數亦視牛將何  
遣用而牛有料草軍有月糧其難一也及廣  
寧道臣計云大約用騾車八百輛分擺一十

六站一年方可完十五萬石之糧而騾頭所食之料需運十萬八千餘石以飼之是以十萬八千之豆而運一十五萬之米運費亦略相當此二難也又與海蓋道臣計之則七萬四千隻之牛止計運糧一百二十餘萬石運草一千二百餘萬束而今所計二百餘萬石之糧二千餘萬束之草尚未能盡計此其難三也有此三難從牛車而數尚竭蹶難前而况處處告苦地地稱難臣誠不知所終矣該

臣行廣寧海蓋間百姓擁輿投告俱稱召買  
派草及運糧之艱沿途牛車牽輓之苦泣訴  
于臣惟是之咎一抵遼陽各軍以督餉之臣  
遠來必有賞給而隨臣銀兩未至途假空言  
慰之若輩雖奉節制之嚴而怨言諍語立遍  
皇土于途臣何足惜而事勢至此若再悠悠忽忽  
縱慈父豈能長保其子耶以經臣推轂專闢  
天討惟其所制尚對臣扼腕而嘆任之難况庸劣  
如臣者乎尤臣所大懼于將來也伏乞

皇言通石書 卷二十六 七十一  
皇上勅下戶部再加酌議逐款覆請仍乞

天語叮嚀凡遲悞者聽部科與臣嚴行叅處其關  
吏兵二部者一體咨請覆行至危遼情形非  
皇上破格軫恤于上內外各省直臣工如拯溺救

焚于下則將何以濟此二百萬之轉運也

袁來必資賞餘而國用難兩未至盡謝空言  
于田耕具之谷一外登則各軍以督餉之臣  
一爪草又數豎之曠亦發中軍奉轉之書並備  
一田行廣率無蓋間百幾輒與對者具餘臣買